



【特別報導】先天寶塔秋季祭典 人物專訪（一）
在世緊修 古佛庇祐

簡明仁學長·口述
 張尚瑩·專訪

簡明仁學長在全真道院研究部上課，同時擔任禮節班副班長，太太也一起在輔導，兩個孩子固定在學界班上課，小兒子參加讀經班，全家人都在道場誠心修辦道。忠恕道院有輪值服務時，簡兄也都帶隊前來服務。簡兄之父親生前乃長期中風，住在安養院，因感冒送往板橋某醫院治療好一段時間，後來院方發出病危通知，未久即歸空了……以下用第一人稱敘述這一真實事蹟。

父親歸空後，後學忙著處理後事，地方單位—全真天龍講堂蘇阿祝點傳師慈悲，道親們更大力協助。

父親得道幾十年，一直未接近道場，陳茫前人慈悲說，父親告別式要盡量辦素食，從出殯當天到辦完喪事、骨灰送進先天寶塔時，發生一些插曲：哥哥被蠟燭燒到受了傷、後學與哥哥的車隊又失散了（父親生前中風是一手一腳，會有抽筋的現象，又常常喊痛）。從先天寶塔回家後，大約夜間九點半，

後學忙著整理奠儀等事項，忽然有靈魂來附身在後學太太身上，太太覺得身體不適就在房間休息，媽媽以前向蘇卻老點傳師學過收驚的方法，就為媳婦進行收驚，結果越收頭越痛，整個人都趴在地上。後學與靈魂對話：「你是誰？」對方不回答，後學倒了一杯「陰陽水」給它喝，結果它生氣地說：「你給我喝什麼東西？真大膽！」接著就喝了下去，「你可以開口講話，你有什麼事情可以儘管說！」後學隱約知道是爸爸來了，但還不敢確認身分：「請你報上名來，後學領有辦事員天命，你有事可以跟後學講！」「我是你爸爸啦！」後學愣了一下，原來是父親靈魂來附身，於是致電請哥哥、嫂嫂上樓來，他們不肯相信是爸爸回來了！但被附身者已現出一手一腳的中風形態，並且一直喊酸痛，母親請靈魂到樓下進一步談，後學正要抱太太下樓，大哥隨即說：「你抱不動你太太啦，我來抱！」靈魂生氣的

說：「我是他爸爸，不是他太太！」。嫂嫂現在才確認是父親，這些情形姊妹們也都親眼見到了，後學就趕快打電話請直屬的蘇阿祝點傳師過來家裡。

先父表達對家人的多所眷顧，一直說它捨不得我們，要回來看看大家，問它：「燒給您的紙錢沒收到嗎？」它說只是想念我們就回來看看，問它：「告別式這樣辦理，您滿意嗎？」答說滿意，又問：「住在兔坑村（先天寶塔）滿意嗎？」「滿意啦！空氣好、種種都好，但我怕住不習慣。」「爲何？」「這裡很光亮，住了很多人，但我都不認識，我會怕！」一旁的道親說：「你已經死了，怎麼會怕呢？」「我哪有死？我還在這裡呀！」（父親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歸空了。）要拿鏡子給它照，他硬是躲著不肯照。蘇點傳師誠懇好言相勸：「記得嗎？你已經求過道，你的三師是某某人，現在好好跟著活佛老師走吧！在那兒可以繼續靜修，以彌補在世未修道的不足，你兒子明仁也會好好地修道，這樣就圓滿了，你不要執著不肯走，這樣下去會折磨你媳婦的肉體，幾個小時下來，她會受不了的！」

父親還是固執地答曰：「我不要待在寶塔那裡！我不習慣，因爲在寶塔那裡都是吃素食，而且每天都要讀經、上課，我也不認識這些鄰居！」記得父

親生前在住院期間，我們都用素食食物打成流質來餵食父親，父親死後的遺體及牌位是供奉在基隆南榮公墓，所以都由葬儀社人員每天「捧飯」（三餐祀飯），一樣都是用素食。有一次工作人員自己也不知爲何弄錯，竟然用葷食來祭拜，爲此我們也疑惑地詢問，父親說：「我知道你們在醫院都用素食來給我灌食，好難吃！在殯儀館那次是我想吃肉才叫他拿來的！」不習慣素食的父親還是很執著。母親與蘇點傳師等人並上樓到中堂獻大把香叩求，請上天慈悲化解這種狀況。其後先父又數次來附身，經過大家合力設法避免之後，先父靈魂總算安定下來，不再四處遊移。

先父在世時沒有修持，本身的靈魂比較黑暗，在寶塔的諸多先賢都有修道，那股光芒很強大，讓父親不能接受，但畢竟先天寶塔是歸空道親最好的歸屬，有老中的庇蔭和道場先賢的護持，父親的例子正是在告訴爲人子女，在世一定要把握機會好好修持，若沒了肉體，爲時就晚了。

先父歸空也一年了，後學希望從過去到現在、未來也是一樣，在道場多行功了愿，以便能夠將功德迴向給先父在天之靈，以代替燒紙錢的行爲，也希望在地藏古佛庇蔭之下，好好修行！